

雙月刊免費派發
歡迎自由奉獻



生命倫理

Life & Ethics

ISSUE NO.56期 | 三月 MARCH 2019



60? 65? 120?
香港人可否不要老?

唔只醫病的醫生? | 好書介紹: 平等 · 分享 · 行動



陳永浩博士
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（義務）



特首林鄭月娥（圖片翻攝自行政長官辦公室網頁）。

60 ? 65 ? 120 ?

踏入2019年，社會福利署公佈提高長者綜援的申請門檻，將合資格申請年齡由60歲提高至65歲，¹在一片反對聲下，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立法會答問大會上更火上加油，聲稱這個決定是各位議員批准的，²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在電台節目中更說：「何謂長者這個定義，遲早都要改的了，當大家都120歲的時候，60歲的人只是中年。」引起社會各界非議。³林鄭月娥後來又公佈將為60歲至64歲申領綜援的健全人士提供「就業支援補助金」，補回先前削減的金額，但又附設了額外條件，如要求受助者積極搵工，否則又會扣減200元綜援金額。⁴

究竟這是否反映一眾政府高官太「涼薄」，或是「堅離地」不知民間疾苦？相信自有公論。但我們要理解，一個叫人費解的決定，往往是政府在不同的政策上，層層相連的結果。要理解為何這個看似「數字上的簡單修改」可以變成連串的社會問題，甚至施政失誤，我們或許可從相關施政理念，和倫理思考上下功夫（或許政府在這方面從無認真下過功夫）。

何謂長者？

首先，何謂「長者」？是60歲還是65歲？從今次事件上，我們看到政府想將之定義為65歲或以上的人士。但這個改變卻衍生兩個問題：首先，政府其實並沒有有一個統一的「長者」定義，而更重要的問題是，政府其實並沒有健全的「長者／退休／安老等政策」。

當勞福局局長認為在香港已沒甚麼人講「人生七十古來稀」時，長者年齡是否應定為70歲？諷刺地，在香港的答案是：都可以——因為香港從來都沒有對「何謂長者」作出定義。我們可以從表一看到，政府在不同社會政策上，對長者有不同的定義。

表一：政府在不同社會政策上對長者的定義

社會政策或服務	申請年齡下限
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下的長者（即政府最近修改的項目）	65歲
房屋委員會的長者住屋	60歲
社署的長者地區中心、活動中心	60歲
社署的安老院、護養院	65歲
長者咭	65歲
衛生署的長者健康中心	65歲
普通及高額長者生活津貼	65歲
長者醫療券計劃	65歲
高齡津貼（俗稱生果金）	70歲

對長者年齡有不同的定義，與歷史有關，如香港綜援的前身，公共援助計劃（Public Assistance，俗稱救濟金）於70年代設立，當時大部份港人的退休年齡是55至60歲，但到了2009年政府實施長者醫療券試驗計劃時，只有年滿70歲的長者受惠（到2017年政府將符合資格年齡下調至65歲）。不過很多時，「長者」年齡是與「退休」年齡掛鉤，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有類似的安排。事實上，對比其他國家的退休年齡，⁵香港的情況並不特別，但當結合了香港獨特的經濟，就業和退休保障的狀況，這樣的安排就會衍生出很大問題。首先，香港目前沒有法定的退休年齡，雖然現時新入職的文職公務員，可在65歲退休，但很多基層工人，

尤其是從事勞力工作的，年紀大的工友往往被嫌棄「手腳慢」，要繼續工作對他們來說並不容易。即使是大學教授之類的專業工作，60歲之後申請續約，很多時也會遭到留難，能工作至65歲的教職員只佔少數。⁶對於那些在65歲前被迫退休的人來說，收緊長者綜援就是一大打擊了。

而一個人在退休後，需要完善的退休計劃和社會保障，但偏偏香港又沒有完善的退休保障制度，⁷在這個生活成本如此高的城市，很多人只要沒工作就難以應付生活，就算政府在2000年推行強積金制度，充其量只能為退休人士儲一筆錢，但卻不足以應付他們退

1 此舉令原本合資格申請長者綜援的60至64歲人士，須改為申請成人綜援，援助金額也由3,585元減至2,525元。參：社會福利署：〈社會保障〉，「社會福利署」，2019年2月1日，網站：https://www.swd.gov.hk/tc/index/site_pubsvc/page_socsecu/sub_socialsecurity/#CSSAsr（最後參閱日期：2019年2月12日）。

2 〈【收緊長者綜援】建制派去年全投票贊成 林鄭：係各位批准〉，《蘋果日報》，2019年1月10日，網站：<https://hk.news.appledaily.com/local/realtime/article/20190110/59125892>（最後參閱日期：2019年2月12日）。

3 鄭栢笛：〈曾提綜援年齡兩年上調一歲 羅致光：當大家120歲，60歲剛是中年〉，《香港01》，2019年1月14日，網站：<https://www.hk01.com/政情/282399/曾提綜援年齡兩年上調一歲-羅致光-當大家120歲-60歲剛是中年>（最後參閱日期：2019年2月12日）。

4 〈林鄭周一見泛民 羅致光：扣200元象徵式〉，《明報》，2019年1月27日，網站：<https://news.mingpao.com/pns/要聞/article/20190127/s00001/1548525702382/林鄭周一見泛民-羅致光-扣200元象徵式>（最後參閱日期：2019年2月12日）。

5 部份國家退休年齡大致如下：日本60歲（但市民要到65歲才可領取養老金）；台灣及新加坡65歲；中國女性45至55歲，中國男性55至60歲；英國60至65歲；澳洲65.5歲；美國65至67歲（市民可在62歲起開始退休）；法國62歲；德國65歲。參Smart ED編輯部：〈60歲中年論之「勞動不等於勞損」全球13地退休年齡一覽〉，《經濟一週》，2019年1月17日，網站：<https://www.edigest.hk/85490/workplace/60歲中年-勞動-勞損-長者-全球13地區-各地退休年齡/14/>（最後參閱日期：2019年2月12日）。

6 盧曼思：〈港大修改教授退休留任政策 陳文敏何式凝60歲後僅獲批2年合約〉，《眾新聞》，2018年8月10日，網站：<https://www.hkcnews.com/article/14195/香港大學-陳文敏-何式凝-14195/港大修改教授退休留任政策-陳文敏何式凝60歲後僅獲批2年合約>（最後參閱日期：2019年2月12日）。

7 長者雖然是綜援的受助群體之一，但該計劃只是為「在經濟上無法自給的人士提供安全網」，讓他們能「應付生活上的基本需要」，但它本身不是一項全面、有系統的安老政策。參社會福利署：〈綜合社會保障援助（綜援）計劃〉，「社會福利署」，2019年2月12日，網站：https://www.swd.gov.hk/tc/index/site_pubsvc/page_socsecu/sub_comprehens/（最後參閱日期：2019年2月12日）。



樓價高企令年輕一代依賴父母照顧。

休後的生活開支。幾年前社會討論的「全民退保」諮詢，⁸由學者提出的「不論貧富」方案又被政府「打回頭」，⁹全民退休保障頓成空談，市民退休前必須及早為自己籌算了。

當「養兒防老」和「積穀防飢」變成了「贏在起跑線」與「成功靠父幹」

未雨綢繆的想法本來就存在於中國傳統家庭觀念裡，畢竟中國家庭倫理中的確有「養兒防老」和「積穀防飢」的概念，年長一輩由年幼一代來照顧是自然的事。但香港偏偏又沒有所謂的「家庭友善政策」，今天的香港社會甚至會對家庭發展帶來負面影響。以往家庭是「男主外、女主內」，但新一代的家庭大多是雙職家庭，父母得同時工作才能維持生活；以往家庭不乏「三代同堂」的狀況，但今天的家庭卻以由父母子女組成的「核心家庭」為主。這種轉變亦令家庭無法發揮昔日的護老功能。¹⁰另外，香港最熱門的「土地問題」，亦進一步削弱了家庭的護老功能，當樓價如火箭般上升，一般年輕人，除非「贏在起跑線、成功靠父幹」，由長輩代為支付買樓首期（甚或購買整個單位），否則根本難以上車，更遑論有何能力供養

年長的父母了。這樣倒過來的家庭供養模式（由年長的照顧年幼的），又怎能發揮護老功能？由此可見，沒有能力的長者就只好仰賴政府的津貼，惡性循環由此而生。

由一個政策，到整體的倫理考量

香港人可否不要老？說起來十分諷刺！香港人明明位列世界最長壽人口首位，¹¹政府從來也不缺錢，不是沒有資源解決問題，但是完善的退休保障和安老政策，卻樣樣欠奉。當然我們不敢因而斷言政府沒有把市民福祉放在眼內，但明顯地，就這次收緊長者綜援申請資格的決定，暴露了政府對整體政策缺乏考量，和忽略了傳統家庭對安老事務發揮的社會功能。當務之急，政府應認真思考，如何落實「家庭友善政策」，這樣有助市民減少對退休保障安排的需求，進而減輕政府在有關方面的承擔。倫理考量，很多時都具有社會價值。

說到底，香港人都會有老去的一天，何去何從？希望不用望天打卦！



我都做得到——《平等·分享·行動》

《平等·分享·行動》
作者： Benson & Friends
攝影： Benson Tsang
出版地： 香港
出版： 突破出版社
出版年份： 2013年

「這個世界是需要有一些傻人去堅持理想，世界才有機會改變。」

政府又派錢了！當大家都在批評政府連派錢都可以派得「衰過人」，都在緊張如何填表才能拿取這「補漏拾遺」的4,000蚊時，大家都以上次政府「人人派糖6,000元」來作比較。你還記得那一次「派糖」，你是怎樣用這筆錢嗎？

由上一次「派錢」說起

故事就是由那次6,000元「派糖」說起：那6,000元，有人用來買東西，有人用來去外遊散心。不過有一些人覺得，既然這6,000元原來是「白白地得來」，理應「白白地捨去」，與其揮霍，不如就用來幫助身邊的窮人吧！但真的要動員，號召，應該怎去做？我們應向哪些人伸出援手？他們最需要的又是甚麼？

一個普通香港人，一個70後基督徒，一個喜歡攝影的室內設計師Benson，受到電影《阿凡達》的啟發，又在這些年經歷過幾次的社會覺醒運動（如反國教、菜園村事件），決心以自己喜歡的攝影作社會記錄，為社會帶來改變。就在他努力多行、多看、多感受的時候，Benson無意中發現，原來行動可以很簡單——就是在一個平凡的聖誕節，當人人盡興之後，原來有人獨個兒，帶了糖水和食物，送給社區裡的拾荒者。由感動變成行動，再加上那「突如其來」的6,000元，就如無形

中得到政府贊助，他就推動了一個分享行動！

就是非專業，就是一盤散沙，就是行動

「平等分享行動」說到底，其實是簡單不過的：一些人在網上呼籲，相約走進社區，將自己擁有的與有需要的人分享，聆聽他們的故事；彼此身份平等，不是一個「施捨」活動；整個行動的主旨是希望大家反思社會被扭曲的主流價值觀。Benson強調他們的行動是「非專業」和「一盤散沙」，大家志同道合，但互不從屬，更可以說是互不相識；因為社會已有太多專職的機構和團體了。但行動的結果卻出奇地有「化學性」：參與者個個有所得著，多有省思，甚至最後由自己的心思，分享，到結集成書，他們都變成了書中故事的主人翁。

在這書中，沒有太多高言大志，只有「平等分享行動」參與者「入心入肺」的感言：

「為甚麼是由我們這些普通市民來派飯？又為甚麼有這麼多基層朋友要來取飯？」

「無論這些老人家從前從事甚麼工作，對社會都有不同程度的貢獻……我們能否學習好撒馬利亞人留意身邊有需要的人？」

今天，如果你收到4,000元，你會作甚麼？其實有需要的人，就在你身邊，舉手之勞，也不需多少金錢，心動不如行動吧。

8 扶貧委員會：《退休保障前路共建諮詢文件》（香港：扶貧委員會，2015）。

9 〈林鄭月娥：周永新隨意說法非認真學術研究應有態度〉，「香港電台網站」，2015年12月23日。

網站：<http://app3.rthk.hk/special/pau/article.php?aid=1533>（最後參閱日期：2019年2月12日）。

10 陳永浩等編：《家庭友善政策初探：二零零九年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文集》（香港：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，2009）。

11 鄧穎琳：〈香港男女平均壽命創新高 力壓日本及瑞士 蟬聯全球最長壽首位〉，《香港01》，2018年7月21日，網站：<https://www.hk01.com/社會新聞/213489/香港男女平均壽命創新高-力壓日本及瑞士-蟬聯全球最長壽首位>（最後參閱日期：2019年2月12日）。

第一回 吾・工・道

唔只醫病的醫生？

講員：蕭烜醫生

仁愛家庭醫務所醫生

整理：陳永浩博士

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（義務）



蕭烜醫生

醫生給不少人的印象是專業和謹慎，但與病人相處時，他們或許不會太熱情，彼此的關係不會太親近。不過，「2019生命倫理對談：吾・工・道」首次請來的嘉賓蕭烜醫生，卻希望拉近與病人的距離，讓他們不只得到藥物的治療，還有心靈上的醫治，他本著愛心和信仰來服務病人和家屬。在1月22日的晚上，他在本社分享他的行醫理念，以及為何他有這樣的想法。

蕭醫生於2005年開辦仁愛家庭醫務所，不過，他原初並不是想當一位家庭醫生，而是想當一位腫瘤科醫生，但一個罹患末期癌症的婆婆改變了他。這位婆婆曾對他說，覺得很孤獨，她在一天24小時之中，有22小時都在等候，因為醫生巡房只會用兩分鐘看她，而親人來訪也只是兩個小時而已。婆婆表示，自己的心願是想回到家中，在熟悉的環境裡，有親人在身邊，並得到家庭醫生的照料。這次相遇令蕭醫生認清自己最想做的，是與病人的家庭同行，所以他改變初衷，打算成為一位家庭醫生。

雖然認定了自己要走的方向，但最初蕭醫生踏上這條路時，還是戰戰兢兢的。診所剛開業的首七個年頭，由於病人不多，他都沒有支取薪金。開業初期，他更要從早到晚都「坐鎮」在診所裡，每天工作16小時，每週才休息一天，這令他與妻子共對的時間變得很少，他的父親也無法理解他的選擇和決定。他自己也曾感到很氣餒。但在這段日子，他卻學會了等候神。他說：「在等候裡，我學會了一件事，就是我的心要安息……我安樂樂去等候神。」當診所沒有病人時，他總會外出走走，

或到茶餐廳坐坐，或拿著公事包和醫療工具外出診症，這令他有機會認識到區內的街坊。

家庭醫學——由家庭做起

家庭醫學提供了基層醫療服務，家庭醫生守護著市民健康的最前線。但蕭醫生指，在香港的家庭醫生，很多時只會被視為是看傷風感冒的普通科醫生。他慨嘆：「沒甚麼人知道原來家庭醫學是一個專科來的。」他這10多年來，認清了自己獨特的身份：家庭醫生與病人的家庭是可以建立很緊密的關係，因為一個家庭的三代，甚至四代的成員，都可能是看同一個家庭醫生，而有些家庭甚至會將家庭醫生視為「半個屋企人」，因此，家庭醫生能夠很清楚知道病人的家庭狀況和習慣。

為了讓病人成為自己的朋友，蕭醫生嘗試用創新的方法來關懷病人，例如邀請病人和家屬一同參加旅行活動，從中他既能了解病人的習慣，也可以教導他們怎樣保持健康。他更會嘗試推動關懷社區的工作。在他診所的所在地，區內有超過2,000多位獨居長者都乏人照顧，他便試著以一年時間訓練一些街坊、婦女，當中更包括了60至70歲的長者，讓他們去關心70至80歲的獨居長者。

挑戰職場固有文化

蕭醫生指，這種主動關心病人，和病人拉近距離的做法，其實不是所有診所職員都受落的。因為在醫療界裡，早已認定了診所的職員，只是負責跟症、執藥，要他們走進社區並不容易。此外，蕭醫生又會在診所裡跟

同事一起敬拜和祈禱，此舉也會受到同事質疑。面對這些情況，蕭醫生便嘗試主動關心同事和他的家庭。他說：「當我關心我們的同事，關心他的處境，關心他的家庭，我就發現到原來他的家庭也面對很多困境。」因此，蕭醫生便很想與同事建立如同家人的文化，彼此關心。這樣亦可以幫助他更新職場裡一些固有的文化。

蕭醫生坦言，自己曾患過情緒病，雖然他已康復，但經歷過軟弱令他更敏銳病人在心靈方面的需要。他指出只要願意開口關心病人，便會發現病人當中有些面對情緒病問題，有些面對家庭或職場問題。他深信這些病人都是神為他帶來，他願意花時間了解他們的需要。現時在診所工作的，除了醫生和助護，還有社工、輔導員和義工，診所亦成立了輔導中心，讓來看病的街坊，得到更全面的醫治。

怎樣才算成功？

眼看著自己的醫科同學，有的是「月球人」（即每月收入達100萬元），有的甚至是「星球人」（每星期收入達100萬元），蕭醫生笑言若以金錢論成敗，他算是失敗。但對他來說，病人受到鼓勵，生活上有所突破，這些都來得比金錢重要。他指自己曾經遇過一位身體遭嚴重燒傷的病人，這位病人有次獲邀出外旅遊，但卻擔心同行的人會以奇異的目光來看他。診所的醫護人員都鼓勵他參加，並表示神會與他同在的，結果這位病人真的參加了那次旅遊，並有勇氣日後更多外出走走，人也變得開朗起來。蕭醫生欣喜地表



示，後來這位病人甚至用他已經全部燒傷、結焦的手指，製作了一盆花（下圖），祝賀去年成立的輔導中心。他指所有診所同事都很珍惜這份禮物。

蕭醫生指自己讀到啟示錄十二章11節的時候很受激勵，因為他知道能勝過那惡者，全倚仗耶穌基督的血，還有信徒所見證的道。他知道自己所付出的不是很多，但當他看到病人的見證時，這些見證都指引著他，成為了他的謀士。例如，他曾經遇過一位憂愁的老伯。蕭醫生後來發現，原來老伯的太太患過癌症，雖然治好了，但又彷彿好像沒治好，因為她很抑鬱，和很擔心癌症再復發。老伯本來已退休，但因害怕妻子舊病復發而再次出來工作。蕭醫生想為他禱告，最初他有點抗拒，但後來還是願意一起禱告，並在禱告時哭了起來。其後，他每次來看病都想蕭醫生為他禱告，他漸漸改變，更表示想到教會事奉神。這些見證對蕭醫生來說都十分寶貴，他常常將它們存放在心裡，讓他可以喜樂滿足，並有氣力繼續向前邁進，醫生又豈只能為人醫病呢！





2019 生命倫理對談
吾 · 工 · 道
我 如何在工作實踐信仰

7:30-9:00 P.M.

明光社訓練中心／費用全免・歡迎奉獻／
(九龍荔枝角長裕街8號億京廣場11樓1105室)

不要填鴨式教育， 自己辦學校？

5月28日(二)

吳志堅先生



香港教育制度一向被人批評為填鴨式教育，死板之餘，更將不少學生困在「讀死書」的死胡同裡。當課程無法引起孩子的興趣，更多的教育改革只變成不停催谷，令本來活潑好奇的孩子，變成比成年人還要忙碌的功課奴隸。有人想作出改變，認為：「與其等政府改變，不如自己動手搞吧！」一群香港的家長和老師，讓孩子按自己的興趣來學習。這看似天方夜譚，但這間自2015年創立的「神奇學校」，已經由幼兒教育，發展到初中教育，將人性化教育延伸。

分享嘉賓：吳志堅先生 Kinal Ng

「愛童行學園」負責人，以體驗式學習和芬蘭教育模式教導學童，學校採用混齡學習、不分科等另類教育模式，推行「人性化」和「無牆」的學校課程。

諮議小組成員

吳庶忠教授(香港科技大學生命科學部客座教授)
吳思源先生(愛百合機構牧養總監)
吳庭亮博士(加拿大信義會新生堂傳道)
吳澤偉先生(納思資源策劃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)
辛惠蘭博士(中國神學研究院聖經科副教授)
李樹甘博士(香港樹仁大學經濟及金融學系副教授)
張志儉博士(香港大學教育學院高級講師)
束健銘大律師

研究中心同工

陳永浩博士
研究主任(義務)
香港恒生大學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
香港大學哲學博士

督印人：雷競業博士
總編輯：蔡志森
編委：陳永浩、陳希芝
設計：王盧碧君
出版：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
承印：保諾時網上印刷有限公司

✦ 本刊所有文章，如欲轉載，請與本中心聯絡。

網址：<http://ethics.truth-light.org.hk> 電話：2768 4204 傳真：2743 9780 電郵：research@truth-light.org.hk 地址：九龍荔枝角長裕街8號億京廣場11樓1105室